

LES HOMMES ET LA MER

藏在水里的世界史

[法] 西里尔·P.库坦塞 著 孙佳雯 译

Cyrille P. Coutansais

世界史由两半组成，
一半出现在陆地，
另一半藏在水里。



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Shanghai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Literature Press

版权申明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France as:

Les hommes et la mer by Cyrille P. Coutansais

© CNRS Editions 2017

Current Chinese translation rights arranged through Divas International, Paris

前言

“吾所爱者，唯自由、音乐与海洋耳。”

——儒勒·凡尔纳

人类是从海洋中诞生的，虽然我们已经忘记了相关的记忆。当我们追溯人类的进化起源时，总以为路的尽头只是“猴子”，就好像我们所有的记忆都被局限在了陆地上一样。然而，人类真正的起源要古老得多，我们本质上是“海洋生物”，在水中度过的时间要比在陆地上长得多。我们的地球，早在很久以前是一颗蓝色的星球，纯粹的蓝色。大约40亿年之前，地球所有的表面都被水覆盖。然后，板块构造运动形成了大陆，土地露出了水面，大约30亿年前，最初的生命出现了。它起源于海洋，从单细胞生物的形式开始进化，利用海洋的潮汐来适应陆地的生活，然后，大约4亿年前，它们开始四处传播，不断增长，变得越来越复杂，一直到猴子的出现……最后是人类的出现。



※ 一只岩石上的鹰嘴鱼。法属波利尼西亚，摩尔雷亚(Moorea)。

这不单是人类的历史，也是人类文明的历史。可惜对于陆地人来说，只有来自城市的声音才是可靠的。即使我们已经承认，美洲在被哥伦布“发现”之前，可能就被维京人“造访”过了，但在我们的印象中，美洲最初的居民是经过白令海峡来到此地的迷思依然根深蒂固。然而，今天的我们知道，在冰河期，连接亚洲和美洲的那片区域不适合任何植物生长，因此也不适合任何动物生存，包括人类。我们也知道，土豆这种作物的基因组应该是起源于美洲的，但早在1000年以前，它就在波利尼西亚群岛上出现了。还有，众所周知，南美鸡类的DNA具有独属于西波利尼西亚物种的突变。但是，我们还是本能地拒绝承认，人是从海洋中

走出来的。

为什么呢？因为对“人类起源于陆地”的想象限制了关于“人类起源于海洋”的想象，人类的历史在这种思维定式下被书写，人们总是觉得，只有踏上新的“陆地”，才算是一种“移民”。对于“陆地人”来说，“海洋人”的存在缺少证据。毕竟，造船的木材只是有机物质，一旦它被降解，回到最原始的状态，所有它曾经存在过的痕迹也都被擦除了。一般情况下，从人类冒险的遗迹来看，海洋并不算太“好客”：当船只沉没很久很久之后，我们只能发现那些不会分解的物质，比如青铜、瓷器。长期以来，在这些遗迹之上，我们虚构了一种被曲解的现实形象，比如，虽然今天的我们已经知道，中国与西方贸易的主要货物与大米有关，但在我们的印象中，总觉得这些贸易只是为了贩卖上层社会的奢侈品。

痕迹以及考古学证据的缺失，在这种人类记忆的失落中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同时，也意味着一种“无法去中心化”的后果，无法从海洋的角度、通过海洋人民的视角去理解历史。让我们引用一位历史学家对海洋这一片巨大的蔚蓝空间的描述，他对海洋的理解是如此深刻，以至于他能够概括出海洋与我们人类世界之间的关系。他说：“在那里（海洋），我们必须通过想象，以过去的人们的眼光去看待它，就像一道向地平线延伸的屏障。这是一种令人不安的巨大存在，它无所不在、绝妙、神秘。海洋，它本身就是一个宇宙，是一颗星球。”可是，即使伟大如布罗代尔，也误会了海洋，看法不免片面。对于海洋人民来说，海洋并不是一道屏障，它是一条通道。

公平点看，如果说我们没有一种“海洋人”的视野，那也不仅仅因为我们是“陆地人”，还因为航海者们总是喜欢保持沉默。那些除非亲身经历否则无法明白的事情，要怎么讲？更何况这其中还有利益纠葛：谁会想告诉别人自己的捕鱼区或发财之路呢？有时，航海者们会编造一些海上故事——为了让旅途显得不那么无聊——将海洋描述成一个恐怖的地方，那里有水怪、塞壬和幽灵船，这些不过是为了让那些幼稚的“陆地人”对海洋敬而远之罢了，在大多数情况下，航海者们很沉默。

然而，这些人和这些民族的历史却开始自我重组，印象派变成了现实主义。档案——尤其是外国的档案——逐渐开放，水下考古学也发展了起来，最重要的是，人们的视角正在发生改变。慢慢地，我们正在实现“去中心化”：比如，欧洲大陆的居民们意识到了他们用受到基督教影响的眼光塑造了一种令人不安的水域形象，那里住着海妖、妩媚迷人的塞壬和利维坦；而在其他文明中，海洋是伊甸园，是水下天堂，是“香

榭丽舍大街”。因为，如果说陆地文明的神灵存在于天空之中的话，那么海洋或者河流文明的神明则存在于海洋或者水流的深处。而且，在很多古代文明的神灵想象中（如北欧、凯尔特、大洋洲和亚洲），我们都能找到故事的开头是这么写的：“最初，有一片海洋……”海洋是生命的起源，它滋润了生命。海洋被所有的海洋生物尊敬，并且化身为巨大的神灵和具有各种神奇力量的超自然存在。然而，在陆地人民的想象中，海洋是令人不安的、危险的，那里居住着怪物或邪恶的生物。



※ 在21世纪初期，地球表面约71%的面积被海洋覆盖。

这本书将邀请读者们欣赏一部另类的人类史诗，展现了那些胸怀大海、放眼世界的古代人类文明盛况。这些人，没有地图，没有手机应用程序，也没有卫星定位系统，却依然踏上了冒险的征程。他们并不是不知道危险——他们不是没有判断力的傻瓜——而是试着与它们共存。他们知道，大海是危险的——在19世纪中叶，我们依然有着很高的船只失事率——但是，他们对大海有着一种难以言说的渴望，在某种程度上是对自由的追求，而且往往也是对力量的追求。因为，这些海洋文明长期以来一直统治着其他的陆地文明。他们从海洋中获得了技术、知识和财富，这些财富让他们长久以来能够对陆地文明称霸，这就是制海权的时代。然后，颠覆乾坤的时代到来了，权力与决定之间永恒的平衡不再属于海洋。国家出现了，开始成为命令者，逐渐统治了海洋，而金融家们也在这个过程中横插一脚。那些“海上居民”逐渐成为“承包商”，参与的范围越来越大、种类越来越多，有时甚至不受控制地进行海洋开发。

今天，人们开始对一个长久以来完好无损的圣地颇感兴趣——海渊。需求就是法则，人口增长和想要获得更美好的生活方式的意愿，推动我们走得越来越远，探索得越来越深，去寻找那些在陆地上已经开始变得稀少的资源。海洋中的矿物资源就像那里的生物一样吸引人。那些黑暗的深处充满了生命，对于我们而言，基本上仍是未知的生命。按照“国际海洋生物普查计划”的估计，有100万种陆地物种被描述和记录下来，而海洋物种只有25万种，仍有70%至80%的海洋物种尚未被发现。

在这种未知中，还隐藏着另一种未知，而且更至关重要——生命的起源。1977年，微型潜艇“阿尔文号”发现了一种非典型的生命形式，这种生命形式与一种自从地球有史以来就存在的海底热液相接触，并且蓬勃发展，这一发现是颠覆性的。这些探索的方法也许有一天会让某些生物化学家发现30亿年前在地球的海底出现的、最初的生命形式的踪迹，从而理解和窥见生命的起源，正如我们之前从地底化石领悟到的那样。当然了，我们必须得知道如何保存这些痕迹。

这就是我们希望整合关于海洋与陆地的记忆所具有的全部意义和重要性。我们陆地人民的心灵已经做好了心理准备。飞机和太空探险，让我们从天空中看到了我们的地球，加快了我们的认知。我们的星球——地球是蓝色的、有限的，我们目前没有第二颗星球可以去。人类当然必须搜索和开拓海洋——我们必须生活（甚至可以说生存）——但人类必

须也是海洋的保护者。将我们的两个世界——海洋与陆地——相连接，这不再是一种选择，而是一种必须。



※ 丰富的水下生物的多样性在很大程度上仍不为我们所知。

海洋人民的时代

海洋是人类的财富

从史前时代起，人类就拥有了自己的形象，他们披着兽皮，握着燧石，生活在山洞中。拉斯科洞窟、肖维岩洞和其他地点的史前壁画都向我们展示了一个狩猎者和采集者们生活的世界——其中并没有水手的存在。然而，技术和科学的进步让我们发现了一种与我们的认知大相径庭的现实，那是另一种史前史。在这段另类的史前史中，渔民的存在不再那么奇怪，甚至连远航的水手们都显得那么自然，海洋也是我们人类的财产。



※ “塔拉号”大洋考察期间在地中海收集到的十足纲甲壳类幼虫。

捕鱼者与海洋采集者

我们都知道，狩猎者和采集者们会设置陷阱捕捉动物，而且还会采集各种浆果为食。实际上，这种在陆地上相当常见的生存模式，在海洋沿岸也普遍存在。人类一直在开发水生资源：在非洲，能人以在旱季被困在池塘中的鲇鱼为食；在欧洲，尼安德特人已经掌握了在产卵期捕捉鲑鱼的技巧。捕鱼者对自己的技艺充满信心，于是他们前往更湍急的水域寻找食物，是的，大海带来的丰富物产一定不会让他们失望。退潮时被留在沙滩上的鱼往往让海洋采集者们十分兴奋，更不用说那些搁浅在

欢迎访问：电子书学习和下载网站 (<https://www.shgis.com>)

文档名称：《藏在水里的世界史》西里尔·P.库坦塞 著.pdf

请登录 <https://shgis.com/post/2875.html> 下载完整文档。

手机端请扫码查看：

